



8月3日,我跟着U21国青去克罗地亚拉练,10月29日回到海口,前后加一块接近三个月。在经过医学隔离观察后,我又马不停蹄去成都参加了中国足协A级教练员培训班,12月6日刚刚回到家,等于是出去了四个月。此前那段海外拉练的经历,带给了我深深的感受。

我们在那里打了几场热身赛,也有幸和当地的足协进行一些业务方面的交流。他们对于足球的热爱以及相关文化的追崇,让我感到很惊讶。当地的学生普遍热爱运动,而且在一天中只需上半天的课,另外半天踢球。他们的运动氛围相当浓厚,参与的项目不仅限于足球。当我们打比赛时,几百人的小村镇会有两三百人跑来看球。对于他们来说,啤酒、烧烤、看球就是当地比较常见的集体活动。尽管没什么像样的商场,但是足球训练场、体育馆等运动设施还是



原申花球员 王震

克罗地亚并非“狂想”

一应俱全。

除此之外,他们的基层球员数量也很吓人。据我所知,他们当地在足协注册的三级梯队,包括U19、U17、U15注册的数量达到了1440支。作为当地最有名的俱乐部,萨格勒布迪纳摩甚至拥有七级梯队,还不包括青训机构,可谓非常健全。

克罗地亚全国人口数量大约是420万,有1440家俱乐部,相当于每3000人就组建了一家俱乐部,这还包括了所有的男女老幼。每个俱乐部差不多有100个队员,再加上教练、工作人员,差不多3000人里有150个人为一家俱乐部服务。这个数字有多厉害呢?拿上海康城举

例。该小区常住居民大约六万人,类比的话这个小区会成立20个队,这个比例真的太吓人。

当一个国家的基层球员储备数量足够庞大时,各级国家队的成绩就不可能会差。就在前几年U19欧青赛,克罗地亚在决赛中3比1力克以色列,拿到冠军。当青年队打出了成绩,成年国家队也就无需太多担心。在我印象中,克罗地亚在1998年拿到了当届世界杯的第三名,然后是上一届的亚军,这20年来的成绩一直都不错,整个国家球星辈出,后备人才源源不断为国家队输送。还有不得不提当地的一个“培养天才球员”计划,指的是球员

基数庞大,覆盖U8梯队至U15梯队,教练会从中挑选出有天赋的孩子进行培养。

试想一下,或许100个孩子里挑10个,可能只是还不错。但是从10万个孩子里挑20个,那这批球员一定是“天才”,日后能为各级国字号乃至一线队效力。而且面对不同类型的孩子,有的个高,有的速度快,有的身体壮实,教练会给予针对性地培养,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比赛挑选不同类型的球员。面对如此大的竞争,我们拿什么和他们比?

如今,克罗地亚跨过了巴西这关,挺进四强。再一次能够在大赛中出成绩,与他们基层球员储备是密不可分的。反观国足,我们没有太多的青少年球员,只能是针对现有球员,寄希望于现有阶段比自身的过去表现更好。中国足球道阻且长,与之相比,我们唯有感到汗颜。

一千零一夜·⑩

时事评论员
刘树春

克罗地亚“奇”从何来?

上周五,克罗地亚队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夺冠大热门巴西队,连续两届世界杯杀进了四强。

克罗地亚队的韧性与不屈让电视机前的球迷们津津乐道,甚有评球专家放话:“中国足球又有了新的学习对象。”不过,对于各位足球解说员来说,克罗地亚的晋级却是一个“坏消息”,有相关从业人员调侃:“解说一场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消耗的体力不亚于踢一场比赛。”原因就在于,克罗地亚球员的名字简直太难记了,每名球员的名字里几乎都有个“奇”字,莫德里奇、佩里西奇、奥尔西奇、佩特科维奇、克拉马里奇、利瓦科维奇……光是念首发阵容,就是一段贯口。

为什么克罗地亚的球员都要有个“奇”字呢?其实不光克罗地亚,包括塞尔维亚、黑山、波斯尼亚等前南地区的人都有很多叫××奇的。对此,我曾向一名当地人讨教,之所以全是“奇字辈”,是因为在斯拉夫人的取名习惯里,采用了“以爹之名,冠子之姓”的方式,发音“奇”就是“后代”的意思。比如卢卡·莫德里奇,“卢卡”是名,“莫德里奇”是姓,代表是“莫德里”的后代,而他的孩子就可以叫卢卡奇。这里的后代不光是指男性,也可以指女性的。比如曾在中国网络上走红的克罗地亚女总统科琳达·格拉巴尔·基塔

罗维奇,她也是以“奇”结尾的,她是“基塔罗维”的后代。

众所周知,斯拉夫民族最早起源于北欧,这也就同样解释了为什么北欧人都叫“××松”“××森”的。典型代表就是雷神索尔,每次登场他都有句台词:“我,索尔,奥丁之子!”而他的全名就是索尔·奥丁森。不过,不是所有后缀一样的欧洲人名都可以用“父名子姓”来解释。比如希腊人,他们很多都叫“××斯”,但“S”在希腊语里并不是后代的意思,而仅仅是区分“阴阳”的符号。

罗维奇,她也是以“奇”结尾的,她是“基塔罗维”的后代。众所周知,斯拉夫民族最早起源于北欧,这也就同样解释了为什么北欧人都叫“××松”“××森”的。典型代表就是雷神索尔,每次登场他都有句台词:“我,索尔,奥丁之子!”而他的全名就是索尔·奥丁森。不过,不是所有后缀一样的欧洲人名都可以用“父名子姓”来解释。比如希腊人,他们很多都叫“××斯”,但“S”在希腊语里并不是后代的意思,而仅仅是区分“阴阳”的符号。

特派记者 丁梦婕
发自卡塔尔多哈

足球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美国著名体育记者格兰特·沃尔倒在世界杯现场的消息,不仅仅在美国当地和国际足联当中引发震动。当时与格兰特同处卢赛尔体育场媒体看台的人群中也有不少中国记者,有人亲眼目睹其倒在座位前,大部分则是通过新闻报道才得知此事。第二天,当中国记者在球场见面时,无一不为同行的意外去世而痛心。

卢赛尔体育场总容纳量可达88万人,其中有数百个座席是为媒体准备的。阿根廷对荷兰的四分之一决赛中,拿到媒体看台门票的中国记者们分散在各处。当荷兰队打入读秒绝平的进球后,我们都在紧张地等待加时赛的到来。

此时,从媒体看台的某一处传来一阵骚动。由于比赛过程激烈,阿根廷和荷兰两队之间就曾发生多次冲突,我们这些中国记者当时发现媒体看台的动静后,第一反应是,阿根廷和荷兰记者有可能也在看台上起了争执。加之我们与那一处看台区域距离较远,间隔至少有20排,而加时赛又快开始了,我们便没有再多想什么,选择继续看球。

就在我们不曾多想的一瞬间,美国记者格兰特·沃尔正在经历生死时刻。他是那阵骚动的来源,因为他突然倒下了。在现场安保人员、志愿者的帮助下,他先被抬离人群聚集处,等待医务人员的救援。随后到位的医务人员为沃尔进行了紧急治疗,并将其送至距离卢赛尔20公里开外的哈马德医院,这是卡塔尔当地最知名的一家综合医院。在医院,沃尔因抢救无效去世。

据现场医护人员称,沃尔出现了心脏骤停。其具体死因尚未得到官方证实。但从沃尔去世前一周自己通过社交平台公布的信息来看,他的身体出现问题可能与高强度的工作有关。在连续多日超额工作且睡眠不足的情况下,沃尔曾通过社交平台表示,他身体不适已持续数日。上周一,他说:“我在这里定期做了检查,我没有感染新冠肺炎病

毒。”在服用了抗生素和止咳药物后,沃尔在上周四的节目中透露自己感觉好多了:“我目前还不是百分之百的健康。”

实际上,通过声音能够听出并非百分之百健康,这是报道世界杯的大多数记者目前的身体状态。无论是在媒体班车、媒体中心还是媒体看台,你都能听见此起彼伏的咳嗽声,诉说一种疲劳,更多来自于之前小组赛阶段的积压。

因赛程紧密,记者们为了不错过新闻,只能逼迫自己不断赶路,在昼夜温差以及球场、室内、班车空调温度过低的影响下,多多少少都出现了健康问题。而此时记者没有办法停下脚步,基本都会选择带病工作。这种情况在16强赛开始后有所缓和,休赛日的到来让人有了喘息的机会,但沃尔的身体却可能没有因休赛日而获利。

在阿根廷与荷兰队的比赛过程中,沃尔留下了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荷兰队的这颗经过精心设计的定位球进球简直不可思议。”第二天,英格兰与法国的比赛中,国际足联在比赛地海湾体育场的媒体看台上找到了沃尔的座位,桌上是他的照片和一束鲜花,而原本他肯定会出现在那里继续报道比赛。早些时候,巴西传奇球星罗纳尔多曾在卡塔尔颁发给沃尔一个奖项,表彰他自1994年美国世界杯以来连续八次报道世界杯的荣誉。

足球陪伴着他走完了生命最后一程。

